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三

使三

唐玄宗御註并疏

河上公嚴若平李榮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濠陽強思齊纂

持而盈之章第九持而幸所以次前

上善虛已利他故次此章即顯有欲
下凡自貶伊謙欲尔去取所以次之
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執心有
欲多致傾危第二明富貴驕矜必遭
禍害第三謙柔
靜運方合天道

第一明執心有欲多致傾危夫天地

功三象出明成以指動來靜運以持
幽故日月貞明不失虧盈之度山河
深淺格乎崩竭之災况我凡胎敢持
盈滿頓足於舞色之地修心於人我
之中飄飄善芽理無明而不見空室
惡念入有漏而恒安赤子悲鳴出三
窟夫一生例置之甚真言不察深乎
東可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御註執持盈滿使不傾失積財為累悔吝
必生故不如其已已止也○御疏持執也
盈滿也已止也言人心貪愛欲求取無厭
執守保持使令盈滿積財為累悔吝必生

故聖人戒云不如休止○河上公曰盈滿
也已止也持滿必傾不如止○嚴曰汙眾
趣時以致財貨財貨愈重神明愈耗財貨
累積以生患欲不如未盈而止者矣○榮
曰款器滿而必傾奢侈滿而必敗若欲不

傾不敗唯有不驕不盈○成疏持執也盈
滿也已止也言不能靜退謙虛恒欲執求
盈滿誇矜我大意在凌人必致傾危不如
止而勿行也故莊子云危滿則傾危又書
云滿招損謙受益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御註揣度銳利進取榮名富貴必驕坐招
殃故不可長保也○御疏揣量也銳銛
利也凡情滯溺貪求榮利故揣量前事銛
利欲心鬼瞰人怨坐招殃故不可長保
也○河上公曰揣治也先揣治之後必棄
擲也○嚴曰砥心銳志運籌策奢智能辭
尊名遠身進神去安可長保也○榮曰尊
則謙廉則挫銳意出群為人所辱難長保
也○成疏揣磨也銳利也夫揣劔磨刀雖

利必損况勵已陵物寧不困乎又揣磨心
智惟欲貪求其為傷害甚於戈戟物皆我
雖故不可長保○節解上揣者謂言語放
散下揣者謂精神放散言語放散者則致
兵革精神放散者則致頭白齒落

第二明富貴驕矜必遭禍害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御註此明盈難久持之矣○御疏假使食
求不已適令金玉滿堂象既有齒而焚身
難故畏犧而斷尾且夫不貪之實坐貽致

寇之憂其以貴害豈云能守此覆釋持盈
也○節解謂炁血為金精為玉子能行一
上下開通腹中雷鳴支節相扶目光踴躍
與一相應也○河上公曰嗜慾傷神財多
累身○嚴曰夫金玉之與名勢身之與神
若冰之與炭勢不兩存名勢者神之穢財
利者身之害養神之穢積身之害損我之
所以成而益之所以敗財利日益生炁日
盡莫之能守也○榮曰金玉無趾自爾流
行水火之災莫之能却盜賊之來難可防

守是知貪而聚者失理也積而散者合道也○成疏欲甚神倦財富形勢身心既困莫能守也又積不能散必招巨盜內懷憂戚外周樓疏身死財泮故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御註此明銳不可擋也驕猶心生故咎非佗與○御疏遺與也富則人求之故使欺物貴則人下之故好凌人驕奢至而不期殃來而誰與因驕獲咎驕自心生故云自遺爾此覆釋揣銳也○河上公曰夫富當賤貧貴當憐賤而反驕恣必被禍患○嚴曰富貴而不驕易言而難行身愈尊貴志愈高遠而富貴而驕猶矩得大舉明愈大炬明愈盡可不慎乎○榮曰積貨不能散乘貴以凌人咎自内生非自外得○成疏咎屢也遺與也夫處富貴應須濟物不能謙遜反更憍盈自致危亡豈關佗與○節解謂富貴者多貪榮祿財賄不肯學道然後身死身死不能保其官祿財貨也縱積錢至天何益於身身死名滅也

第三謙柔靜退方合天道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御註功名成遂者當退身以辭盛未如天道盈虛有時則無憂患矣○御疏此舉戒也夫滿則招損謙便受益惟彼天道尚不常盈故功成者隲名遂者虧欲求長保未聞斯語當須忘功與名退身辭盛如彼天道不失盈虛則無憂責矣○河上公曰人所為功成事立名遂稱遂不退身避位則過於害此乃天之常道譬如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舉極則哀○榮曰陰陽逆代源煥推運物之恒理天之常道若貪榮不退必致危亡二疏所以見機四暗於焉長往達於物理合於天道也○成疏天者自然之謂也夫日中則異月滿則虧虧必盈極則反數其然也所以佐世之功成富貴之名遂者必須守分知足謙柔靜退處不競之地速害全身能如是者深合天真之道也功成名遂者謂退身隱行自然也

載營魄章第十載營者所以次前章謀退之德其於修習法門備自未具功能此一章即廣明內外兩行次第制魄守一內修第二明廣顯治國刑遠道忘功之美
第一明拘魂制魄守一內修夫奇樹非林此所以明魂皆由深根固蒂清而斯流況之於人魂魄須養保和氣以自潤守謙柔以共成而宜深潔不
御註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魄則陰虛魂則陽滿言人載虛魄常須營護復陽陽氣充魄則為魂魂能運動則生全矣一者不雜也復陽全生不可添雜故令抱守淳一能無離身○御疏載初也營護也言人受生始化但有虛象魄然既生則陽氣充滿虛魄能運動則謂之魂如月之魄照日則先生矣故春秋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言人初載虛魄當營護陽氣常使充滿則生全若動用不恒

載營魄一能無離乎
御註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魄則陰虛魂則陽滿言人載虛魄常須營護復陽陽氣充魄則為魂魂能運動則生全矣一者不雜也復陽全生不可添雜故令抱守淳一能無離身○御疏載初也營護也言人受生始化但有虛象魄然既生則陽氣充滿虛魄能運動則謂之魂如月之魄照日則先生矣故春秋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言人初載虛魄當營護陽氣常使充滿則生全若動用不恒

御註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魄則陰虛魂則陽滿言人載虛魄常須營護復陽陽氣充魄則為魂魂能運動則生全矣一者不雜也復陽全生不可添雜故令抱守淳一能無離身○御疏載初也營護也言人受生始化但有虛象魄然既生則陽氣充滿虛魄能運動則謂之魂如月之魄照日則先生矣故春秋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言人初載虛魄當營護陽氣常使充滿則生全若動用不恒

毗散陽氣則復成虛魄而死滅也莊子曰
近死之心莫使復陽故今營護虛魄使復
陽全生抱守淳一不令滌雜無離身乎則
生全矣此教養神也○河上公曰載營魄
營魄也人載魂魄之上得以生當愛養之

喜怒傷魂卒驚傷魄魂在肝魄在肺美酒
甘者腐人肝肺故魂靜則志道不亂魄安
則得壽延年抱一能無離手言人能抱一
使不離於身則長存一者道始所生太和
之精故曰一布名於天下天得一以清地
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正入為心出為
行布則為施總名為一一之為言志一無
二也○榮曰載運也營護也魄身神也一
道也人者神之車故言載身清則魂魄安
心濁則真神遠深慮以守神故言營及心
無有二故言一智將道合神與形同故曰
無離○成疏載營魄載運也營護是陽神
欲人之善魄是陰神欲人之惡故魂營營
然而好生魄泊也欲人之泊著生死又魂
性雄健好愛喜怒魄性雌柔好愛驚怖驚

怖喜怒皆損精神故修道之初先須拘魂
制魄使不馳動也抱一能無離抱守也一
三一也離散也既能拘魂制魄次須守三
一之神虛夷凝靜今不離散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御註專一沖氣使致和柔如嬰兒無所分
別乎○御疏專專一也氣沖和妙氣也人
之受生沖氣為本若滌雜塵境則沖氣離
散神不固身故戒今專一沖和使致柔弱
能如嬰兒無所耽著乎此教養氣也○河
上公曰專氣致柔專精其氣使不亂則形
體能應之而柔順也能如嬰兒乎能如嬰
兒內無思慮外無故事則精神不去也○
榮曰一身心則純和不散專氣也得長生
之道致柔也未識陰陽之合無復是非之
情能如嬰兒也○成疏專精專也專道也
致得也柔和也只為專精道悉致得柔和
之理故如嬰兒之無欲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御註玄覽心照也疵病也滌除心照使今

清淨能無疵病乎○御疏滌洗也除理也
玄覽心照也疵病也人之耽滌為起欲心
當須洗滌除理使心照清淨情欲不起能
今無疵病乎此教修心也○河上公曰滌
除玄覽當洗其心使潔清也心居玄冥之

處覽知萬事故謂之玄覽也能無疵乎不
滌邪也○榮曰浴玄流以洗心滌也滌靈
風以遠累除也內外圓淨同水鏡之清疑
表裏貞明絕珠玉之瑕類也○成疏滌洗
也除遣也覽察也疵病也滌蕩六府除遣
五情神悉虛玄故能覽察妙理內外清爽
而無疵病者
第二明廣顯治國利化之行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御註愛養萬人臨理國政能無為乎當目
化矣自上營魄皆於修身身修則德全故
可為之君也○御疏愛民者使之不暴卒
役之不傷性理國者務農而重穀事簡而
不煩則人安其生不言而化此無為也能
為之乎○河上公曰愛民治國治身者愛

氣則身全治國者愛民則國安能無知乎
治身呼吸精氣無令耳聞治國布德施惠
無令下知○榮曰君上不能自化必藉於
人化物理人事資安靜但有為而躁動者
傷物也無為而安靜者愛人也○成疏前

既自利道圓此下應須接物行之莫先治
國愛民知分別智也慈悲覆養是曰愛民
布政行化名為治國夫治國者必須示其
淳朴教以無為杜彼邪奸塞茲分別如此
則擊壤之風斯返結繩之政可追故下文
云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御註天門曆數所從出闔闔謂理亂言人
君應斯受命能守雌靜則可以永終天祿
矣又解云易曰常不以雄成守雌牝亦如
天門開闔而益謙○御疏修德可以為
君為君須承曆數即天門者帝王曆數所
從出也開謂受命闔為廢黜天降寶命以
祚有道能守雌柔可享元吉故云能為雌
乎○又解云易曰一闔一闢謂之變言聖

人設教應變無常不以雄成而守雌牝亦
如天門開闔虧盈而益謙也○河上公曰
天門開闔天門謂北極紫宮闔闔謂終始
五際治身天門謂鼻孔開謂喘息闔謂呼
吸也能為雌乎治身當如雌牝安靜柔弱

治國應變和而不唱也○榮曰天有四時
之門青門開而暄赤門開而熱白門開而
冷黑門開而寒今之細人暑雨祁寒皆生
怨嗟此不能靜也闔闔也一門開三門閉
雌靜也聖人神凝於太漠智寂於虛玄死
生否泰不能驚水火寒熱不能動○成疏
闔闔也雌靜也天地開闔謂劫運成壞也
言聖人混迹二儀之中不為三災所及雖
劫有廢興而心恒虛靜故莊子云大浸稽
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御註人君能為雌靜則萬姓樂推其德明
白如日四照猶須忘功不宰故云能無知
乎○御疏帝王既受曆數臨御萬方若能
守雌靜則其德明白如日之照四達天下

功被於物不以為功所謂忘功若無知者
故云能無知乎○河上公曰明白四達言
道明白如日月四通滿天下八極之外故
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彰布之於十方煥
煥煌煌能無知乎無有能知道滿於天下

者○榮曰聖人智周萬物明齊兩曜四方
皆照為四達也照而常寂光而不耀遺識
混心能無知也○成疏明以能照得名白
以潔素受稱四者四方達者無礙言聖人
空惠明白妙達玄理智無不照境無不通
故略舉四足明八極且寂而能應所以四
達應不乖寂恒自無為也○又解云四達
者達三界及道境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
謂玄德

御註今物各遂其生而畜養之遂生而不
以為有修為而不恃其功居長而不為主
宰人君能如此是謂深玄之德矣○御疏
生之畜之下經云道生之德畜之此云生
之畜之者謂人君治道清淨令物得遂其

生理功德弘濟今物各盡其畜養故云生之畜之生而不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物得遂生聖忘功用遂生則生理自足忘功則功用常全斯乃無私而成私不宰而為宰也故生而不有者今物各遂其生君不以為己有也為而不恃者今各得動為而不自負恃為己功也居萬民之上故云長不恃其功故云不宰也如是是謂深玄之德矣○河上公曰生之畜之道生萬物而畜養生而不有道生萬物無有取也為而不恃道所施為不恃望其報長而不宰道長養萬物長大不宰別以為其器用之是謂玄德言道德玄冥不可得見欲使人知道也○嚴曰不有不恃不以不宰變化冥冥天地自理去華離末歸初反始禍絕於我亂亡於彼福起於天德生於地然默默執輓萬物齊均其德玄冥莫之見聞也○榮曰生之畜之道生之德畜之聖人同道德之生畜長繫繫於淳化養庶類於自然生而不為而不恃長而不宰

忘功德是謂玄德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忘德之德深而且遠故言玄也○成疏生之畜之言聖人自利道圓利作德滿故能生化群品畜養含靈故下文云道生之德畜之生而不有雖復陶鑄萬物毒三才妙體真空故無養生之可化為而不恃豈有功用之可稱只為無養生之可化故施為利物亦無恩造之可恃長而不宰宰主也聖人長養群生實為化主而忘功喪我故云不宰

第三結數忘功之美

是謂玄德
成疏玄言深遠德乃上德數此忘功聖人實於造化可謂深玄上德

三十輻章第十一前章前章顯目

判利作內外二行其於空者兩意猶自國故以此章具明實導之美此一章義分為兩第一說事三事以說有無第二的辨有無顯明實導第一說事三事以說有無夫老君所宣德在實微言中隱於白簡之上不比三五之起史皆四萬劫之一傳故漢帝不悟於真經軒轅將達於大魏至聖玄志流于下凡所以鋪藉白茅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得聞玄道立法作書破彼群迷假公此身完竟非我學如車也何有實名三十輻而共成一車也何有實名若其不知虛微深遠方者乎
御註此明有無功用相資而立三十輻者明造車共一轂者因言少總舉夫轅廂之有共則成車車中空無乃可運用若無轅廂之有無亦無所用之車中若不空無則轅廂之有皆為棄物也○御疏輻三十貫一轂者明少者多之所宗也當其空無方有車之運用明無有之所利也夫道者何至無至一者也故能鼓動衆類磅礴群材適使萬殊區分成之者一轂則原天下之動用本天下之生成未始離於至無至一者也且就車而論則轅廂有也車中空無也車中空無乃可運用若無轅廂之有則空無之運用息矣車中若不空無則轅廂之類皆為棄物故乾坤成列而易功著萬化流動而道用彰是以借羸有之用無明至無之利有耳○河上公曰三十輻共一轂古者車三十輻法月數共一轂者轂中

有孔故衆輻共湊之治身當除情去慾使五藏空虛神乃歸之治國者寡能總衆弱共扶強也當其無有車之用無謂空虛教中空虛輪得轉行轆中空虛人得載其上○禁曰輻外也教內也內教空故外輻湊之聖人虛心億兆歸之無者空虛也車形雖有賴無爲用若車無空處其用不成今用本由空故曰當其無有車之用借此爲譬以況理教教其文字爲有也理絕名言爲無也教之行也因理而明理之於焉由教而顯理因教顯無教理無所寄教籍理明無理教何所說既知理教之相由是體有無之爲用○成疏周禮考工記云三十輻象三十日以成一月也當其無者廂較內空也只爲空能容物故有車用況學人心空故能運載蒼生也又車是假名諸緣和合而成此車細析推尋徧體虛幻說一切諸法亦復如是

樊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御註埴和也埴粘土也陶匠和土爲瓦缶

之器也○御疏埴埴粘土也註云陶匠者尚書云範土曰陶此言陶匠範和粘土燒成瓦器亦取其中空虛以用感受物也○河上公曰埴埴以爲器埴和也埴土也和土以爲食飲之器也當其無有器之用器中空虛故得有所感受也○禁曰作器必

須和泥泥調則器可用修身理宜鍊行行潔則道可成埴和也埴土也和粘土燒以成器器中空無故得感受以況學人心空故能容物

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御註古者陶穴以爲室宇亦開戶牖故云鑿耳○御疏鑿穿也門傍窓謂之牖古者穴居故詩云陶復陶穴謂穿鑿穴中之土以復覆其上故云鑿耳後代聖人易之以官室取其室中空虛所以人得居處莊子曰室無空虛則婦姑勃鞞勃鞞爭路也爾雅云宮謂之室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有之所利利必資無故有以無爲利

也無之所用用於體體必資有故無以有爲用也註云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易繫辭文也自無則稱道涉有則稱器欲明道用必約形器以彰雖借喻於三翻終用無於一致耳○河上公曰鑿戶牖以爲室謂作室屋當其無有室之用言戶牖

室虛人得以出入觀視室中空虛人得居處是其用也○禁曰爲室內不空虛外無戶牖其爲用不以難乎爲道內既閉昧外復聾瞽以此求道理非易乎室開戶牖有用也人生慧解道成之○成疏穿鑿戶牖以爲屋室室中空無故得居處況學人心空故能覆物又穿鑿戶牖通人往來況根竅虛通故能用而無漆車等三物其義相類所以重出者車則動而不靜室則靜而不動器則亦動亦靜有此三異故重出之

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御註有體利無以無爲利無用體有以有爲用且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將

第二的辨有無顯明資導

明至道之用約形質以彰故借羸有之利無以明妙無之用有耳○河上公曰故有之以為利物利於形器中有物室中有人恐其屋破壞腹中有神畏形之消亡也無之以為用言虛空中者乃可用感受物故

曰虛無制有形道者空無也○榮曰單有而無無有不得為利單無而無有無不得為用明有因無以為利無因有以為用既識有無之相因自知羸妙之相藉也○成疏無賴有為利有藉無為用二法相假故

成車等也言學人必須以有資空以空導有有無資導心不偏溺故成學人之利用

五色令人目盲章第十二

前章以舉車為欲顯做法不真故以此章正辨色聲以明實法虛幻相對所以次之說此一章義開二別第一聽應能收根應須厭離為二明根

塵境勸令靜息第三聲響戒凡示其取捨

第一願塵能收相應須厭離夫至道相俱假一氣生資遂成千人國皆成天方足履地四散象於心情五法於五行故得日耳散明心情五法於五之色來靜真淨之源聲之動安行指大方觀影風於丹室控玄此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

爽

御註目悅青黃之觀耳耽宮徵之音口嚼易暴之味傷當過分則坐令形骸盲聾也

御疏色謂青黃赤白黑音謂宮商角徵羽味謂酸鹹甘苦辛爽差也目視色耳聽聲口察味傷當過分則不能無損故坐令

形骸聾盲爽差又况耽滯代間諸法不悟聲色性空豈唯形體之有聾盲此亦智

之聾盲者也○河上公曰五色令人目盲貪淫好色則傷精失明也五音令人耳聾

好聽五音則和氣去心不能聽無聲之聲五味令人口爽爽也人嗜於五味則口爽言失於道也○嚴曰淫於五色之變視

不見禍福之形色者陷目之錐也佚於五音之變者聽不聞吉凶之聲者塞耳之椎也美於五味之變者口中是非之情味者斬舌之器也○榮曰目雖能見馳色不巳喪其明耳雖能聞淫聲無倦失其聽口

雖能嘗察味莫窮非其養爽失也然盲以不見為義聾以不聞為義有目而不見真人大聖盲也有耳不聞希聲之廣樂微妙之靈音聾也口以知味為用若食俗味失於道味故言爽也○成疏五色令人目盲

五色者謂青黃赤白黑也言人不能內照真源而外逐塵境雖見異空之色乃曰非盲不視即色是空與盲何別五音令人耳聾五音者宮商角徵羽也心耽絲竹耳滯宮商不能返聽希聲故曰聾也莊子云非

唯形骸有聾盲夫智亦有之五味令人口爽五味者甘苦辛酸鹹差失也耽食醪醴咀嚼醴腥不能味道談玄故曰口爽

第二明根添塵境勸令靜息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御註馳騁代務耽著有為如彼田獵唯求殺獲莊子云日以心聞逐境奔馳靜而思之是發狂病也○御疏此言耽聲滯色之人馳騁欲心亦如田獵但求殺獲欲心奔盛逐境如馳靜而觀之是以發狂病也○

河上公曰人精神好安靜馳騁呼吸精神散亡故發狂也○嚴曰樂於田獵之變者思不免於狂惑田獵者狂惑之師也○榮曰縱之於田漁太康失業獵之於名聲張毅發病身亡國失狂之大也○成疏馳騁猶奔驟也言田獵之夫貪逐禽獸快心放蕩有類狂人倒置之徒欲心遠境速如馳騁狂如田獵莊子云失性有五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等是也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御註性分所無求亦不得妄求難得故令道行有所妨傷○御疏難得之貨者言人身以材器為貨難得之貨者即性分所無求不可得夫不安本分矯性妄求既其乖失天倪所以妨傷道行○河上公曰妨傷也難得之貨謂金銀珠玉心貪意欲不知厭足則行傷身辱○嚴曰貪於貨財之變慮不免於邪傾財貨者害本之物矣○榮曰美色重寶難得也以此亂心傷行也○成疏難得之貨謂趙璧隋珠珍貴佳麗之

物也貪著愛玩為生死之因於修道行中大為妨礙

第三舉聖戒凡示其取捨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御疏腹者舍受而無分別目者妄視滯於色塵無分別則全和故為之滯色塵則傷性故不為也故去彼取此彼目妄視故去之此腹舍受故取之○河上公曰是以聖人為腹守五性去六情審志氣養神明不為目目不妄視妄視則泄精於外矣故去彼取此去彼目之妄視取此腹之養性也○嚴曰夫聖人者服無色之色聽無聲之聲味無味之味馳騁無境之域經歷無界之方發無形之網獲道德之心矣○榮曰虛心而內實為腹也反聽而不盲不為目也有累之業遣去也無為之道來取也○成疏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是以仍上之聖人即舉戒凡也腹內也目外也懷道抱德充滿於內故為腹也內視無色返聽無聲諸根空淨不滌塵境故不為目也故去

彼取此去彼為目之盲聾取此為腹之實智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